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七十六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下

宋 袁樞 撰

後唐滅梁二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

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

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效此曹所爲言
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將佐及藩鎮勸進
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
傳眞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眞以爲常玉
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眞乃詣行臺獻之將佐
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
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拮
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社耳今河北甫

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趙王鎔

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獨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三月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固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爲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俟援兵帝信之鄩旣敗

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
酖之五月丁亥卒

秋七月晉王旣許藩鎮之請求

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
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
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
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
之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
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

急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
渡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
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
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
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
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
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慚懼文禮忌
趙故將多所誅戮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

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劔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劔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

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瑋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瑋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

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趨楊村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水死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珙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

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趨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二年 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趨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渡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

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

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

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晉天平節度使兼

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内外斷絕城

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

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

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

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

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以
代寶 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

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
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箠中矢
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
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
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
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

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 閻寶勲
憤疽發於背甲戌卒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

營于東垣渡夾呼沱水爲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

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
名以爲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
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
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
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

諸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爲衛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

備將兵士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
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闕
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來擊之鎮兵殆盡存進
亦戰沒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
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
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

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
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礫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
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
爲成德節度使烏震爲趙州刺史趙仁貞爲深州刺史
李再豐爲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
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旣
葬卽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
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

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卽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眞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

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顥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顥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

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顓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勗判官趙鳳送興唐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梁

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顓於市罷戴思遠招
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
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
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
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
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
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仍以
段凝爲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

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

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
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
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
屋材爲棧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
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
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
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死亡士卒之半
已已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

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
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
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
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
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
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
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
以固河津旣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

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
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
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
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
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
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
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
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

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
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
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版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
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
戰遣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
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絀斂艦帝艤舟
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
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

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遊奕
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
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戊午帝遣騎

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棧焚
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已未解楊劉
圍走保楊村唐兵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
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暈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
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彥

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

矣 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

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主遣段凝監大

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

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

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

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

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捍

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詢詢恐貽國家

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
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林
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梁主又命王
彥章將保鑾騎士及它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
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
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
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
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

則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

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
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
下定矣帝大悅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
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
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
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
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
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

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

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
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
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
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
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
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
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
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

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
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
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
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
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
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
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 冬十月
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

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
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
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
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
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
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
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曹
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

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

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彥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彥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

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
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
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
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
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
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
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
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

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爲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

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
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
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
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
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
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
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
瓚驅市人乘城爲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

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
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竝幽于別第及唐師將至
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
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
蠟詔促段凝軍旣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
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
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
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

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内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

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語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

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赦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

首來獻盡沒巖所齋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王瓚收
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大社段凝自滑
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
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
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
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
見者皆欲齟其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鄭珏爲萊州司戶蕭頊爲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

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顗爲復州司馬封
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竇夢徵爲沂州司馬
崇政學士劉光素爲密州司戶陸崇爲安州司戶御史
中丞王權爲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
也岳崇龜之從子顗萬年人翹教之孫懌京兆人權起
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曰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
張漢倫張漢傑張漢俊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
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實喇鄂

博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嘗於筈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

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
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舉之恩寵隆異
已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
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
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
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
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
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 丁酉梁西都留守

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下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爲東京留守同平章事帝遣使宣諭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

新除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癸卯

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

之 已已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友兄事之以

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

爲成德軍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

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

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

爲唐雪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

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卽祀南郊從之丙辰復以梁東京爲宣武軍詔文武官先詣洛陽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蜀太子元膺猱喙齟齬目視不

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
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
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
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
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
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
軍使徐瑤常謙素爲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
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

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爲內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内外戒嚴太子初不爲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搃之幾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

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逐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等使發兵討爲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千人餘衆皆潰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暮稍定巳酉旦太子出就舟人勾食舟人以告蜀主

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爲衛士所殺蜀主
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
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
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宗翰
奏誅手劖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
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爲樞密使
冬十月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
已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

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爲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爲太子

四年春正月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宗勲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 秋八月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爲

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

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宸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宸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傳素罷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

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 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雞擊毬喧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瞶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爲馬部都指揮使乙亥

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
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寘諸別宮幸勿殺之但
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
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扆久典
禁兵叅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三
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
之伺蜀主殂卽作難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
事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

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
丙子貶唐文扆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
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丙申蜀主詔
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
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
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與兼中書
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竝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
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

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

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卽皇帝位尊

徐賢妃爲太后徐淑妃爲太妃以宗光嗣判六軍諸衛

事乙卯殺唐文辰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昱殺

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

唐道崇官 蜀唐文辰旣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玠自恐

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爲茂

州刺史玠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

秋七月壬申朔

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宗播爲臨穎王宗喬宗夔及兼侍中宗黥皆爲琅邪郡王 甲戌以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

衰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
兵禍亂之本今王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
所宜爲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
娛而已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
朱光葆宋承蒞田魯儔等爲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
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
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
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

五年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
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仗內教坊使
嚴旭彊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
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
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
尹長安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
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

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
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
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
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

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

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謬來朝請幸所
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
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

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初蜀主之爲太

子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及韋妃入
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韋妃者
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
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初爲婕
妤累加元妃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
外人不知藝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藝阜茨以亂

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炤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二年春二月蜀主好爲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爲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鐸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

雖不罪亦不能用也

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

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冬

十月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國亡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二年春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

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
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啟北敵之謀不聽 夏

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
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
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
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
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克
武德節度留後 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

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爲然

秋八月戊辰蜀

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鐸爲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

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謬爲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 九月己

亥至成都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

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爲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冬十一月蜀

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

還成都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勲等七軍還成都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
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
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爲天
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 乙亥蜀
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內外馬
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
不平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秋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而還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

獨往當求其副旣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
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
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
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曦充都供軍轉運
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
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
軍都指揮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内安撫應接使
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

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内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竝叅預都統軍機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卽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

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
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
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
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
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鳳翔久爲仇讎
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
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
龍舟不返蜀都彊盛雄視鄰邦邊亭無烽火之虞境內

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執屈於桓溫劉
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
汝表侯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
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

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討判官
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
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
敢顧望者又薊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

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爲羣臣同謀沮已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爲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禔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曦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

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
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
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
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
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
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
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卽以都統牒命
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

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
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
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勲王宗儼兼侍中
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
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於它軍它軍安
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
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
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

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
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蜀兵大敗
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
軍食優足蜀主聞王宗勲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
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
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勲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趨
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遣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
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

復書撫納之已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
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
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崇
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
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
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
唐兵雖勇安能直渡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
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

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洵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郭崇韜遺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勲等

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七里亭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謬先棄城奔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劔州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

登太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
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
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
子承涓仗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
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爲
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
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
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

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卽降或謂嚴曰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已酉

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鉉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
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
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
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
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於金馬坊門內外馬步都指
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
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

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及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及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及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及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襯號哭俟命繼及受璧崇韜解縛

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大軍入成都崇
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
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
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
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
矣安知其不爲吾福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
麓之間爲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
之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訥至成都魏王繼岌

詰之曰居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
曰然則何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
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
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閏十二月丁酉詔蜀

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
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
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
一言不欺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曠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三月乙

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伶人景進等言於

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勅往誅之勅曰王衍一行竝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

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
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夏六月蜀百

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
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鎔等爲諸州府刺史少尹
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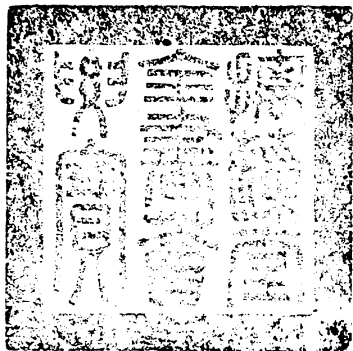
三年夏六月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表請塋故蜀主王
衍秋七月乙巳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塋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下

謹案卷四十下第二十三頁前八行實喇鄂博舊
作撒刺阿撥今改後仿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菴

膳錄監生臣張槎